

『親吻妳
到永遠的永遠』

花楸樹的紅色果實和枝桠嘩啦啦地似降雨般落下。

他收起魔杖，看那些或紫或黃的葉片飛舞，忽然間感到眼眶澀澀的，把走在前頭預備拾取樹枝的奧拉攬進懷裡。

深秋漸暖，有一種被陽光曬過的甜香，他只是靜靜地閉上眼睛沒有說話。

——哪裡……痛嗎？

風逐漸強勁，將奧拉的關心帶到耳邊，聽著了那軟呢細語，浮木這才鬆了一些些手，以「沒事的，不用擔心」作為回應。

「只是想，妳要畢業了。」

這句話宛若落葉，風一搖，便睡得俯拾即是，彷彿見著了奧拉蹲下，拾起每一個拼片，每一個拼片都是不安而脆弱的自己。

他試著告訴自己，其實是每一天，他都告訴自己，離別是一個新的旅程，是邁入未來的必經過程，他避不掉，也不能逃。

只是被折斷的花楸樹的枝葉，太像在哭泣了，令他些許的不能自己。

「會有很久不能像這樣抱妳。」

那些不曾打算說出口的，他說了，說得很輕，風吹過便給湮滅了，可是奧拉並沒有漏聽，他知道。

離開浮木的懷抱，小小的她自己轉過身來擁抱，小小的手沒有辦法完全環住浮木的身體，他看她把耳朵貼在自己的心臟上感受心跳。

而他也感受到她的溫度，在接觸的地方發酵。

兩個人都沒有再開口。

他們給彼此的承諾已太多，無須再疊加。

秋天過了便是寒冬，冬天走了，暖春就會花開大地。

他們都一樣，都能繼續迎來穿透地平線的日光。

而他們並不會永遠不見，那怕再困難，他都會去找她，都會握住她的手，好好地走過被稱為人生的一條長路。

他永遠牽掛她，哪怕生命消逝。

最後打破沉默的還是浮木。

露出很溫柔的笑容，為了使抬頭看著自己得那雙澄澈眼眸放下心來。

「不要緊了，還記得嗎？我們待會兒撿完樹枝，還得熬煮鍋底根萃取汁，這個魔藥我們都得好好學，把它學會。」

因為我不想妳我因為愛情魔藥而愛上彼此以外的人。